

G I O R D A N O B R U N O



飞马的占卜

CABALE DU CHEVAL PEGASEEN

布鲁诺的哲学对话

[意] 乔尔达诺·诺拉诺·布鲁诺 ◎ 著

梁禾 ◎ 译

東方出版社

[意]乔尔达诺·诺拉诺·布鲁诺 著

梁禾 译



CABALE DU CHEVAL NÉCÉSSÉEN

飞马的占卜

布鲁诺的哲学对话

東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乔尔达诺·诺拉诺·布鲁诺 著 梁禾 译. 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2

ISBN 7-5060-2133-1

I. 飞... II. ①布...②梁... III. 布鲁诺, G. (1548-1600) - 哲学思想 IV. B503.9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05154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1-2005-1013 号

Giordano Bruno, Cabale du cheval pegaséen, in Œuvres complètes VI,

Copyright © 1994 Société d'édition Les Belles Lettres, 95 Bd Raspail

75006 Paris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5 by Oriental Pres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Istituto Italiano per gli Studi Filosofici.

All rights reserved

责任编辑 ◎ 林 敏

封面设计 ◎ 刘佳景 闫志杰

版式设计 ◎ 刘佳景

排版制作 ◎ 正视文化

飞马的占卜——布鲁诺的哲学对话

FEIMA DE ZHANBU

乔尔达诺·诺拉诺·布鲁诺 ◎ 著 梁禾 ◎ 译

出版发行:东方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门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6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新华印刷厂

开本:850 × 1168mm 1/32 开

印张:5

字数:50 千字

版次:2005 年 2 月第 1 版

200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15.00 元

邮购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门内大街 166 号 100706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010-65250042 65289539

作者简介



乔尔达诺·诺拉诺·布鲁诺

(Giordano Nolano Bruno 1548—1600)

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哲学家。年轻时曾加入多明我教会，因具有“异端”思想，被迫流亡国外。1592年返回意大利，随即于威尼斯被异端裁判所逮捕，关押8年后被烧死在罗马的鲜花广场。主要著作有《论原因、本原和太一》、《论无限、宇宙和众多世界》、《驱逐趾高气扬的野兽》、《飞马的占卜》等。

译者简介



梁禾

先后获北京外国语学院意大利语学士、纽约大学意大利文学硕士、北卡罗莱纳大学意大利文学博士。1999—2000年任英国沃伯格人文学院(Warburg Institute)研究员，2000年起为意大利哲学学院客座研究员。现任教于美国加州戴维斯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系，是美国翻译家协会成员、美国现代语学会会员、意大利布鲁诺国际研究中心成员。除学术论文之外，近期主要译著有：《论家庭》、《举烛人》和《间谍王》。





1600年2月17日在罗马的鲜花广场，布鲁诺被处以火刑。面对罗马宗教裁判所的宣判，布鲁诺高声说道：你们向我宣布判决，比我听到宣判死刑更加恐惧！



如果蝴蝶飞向眼前的光芒
它并不知道将要焚身烈焰
如果独角兽跑向丰盛美餐
它并不知道远处致命飞箭
如果饥鹿奔向山边的甘泉
它并不知道断喉的锁链
我既渴望光芒、美餐、甘泉
也看得见火焰、飞箭和锁链
可那崇高的理想让我痴迷
神圣的殿堂令我神往
哪怕我永远
烈焰焚灼、飞箭穿胸、锁链缚臂

——布鲁诺写于 1584 年



命运、激情、天性，
慷慨地赐予我
苦难、重负和死亡，
酬谢了我的劳作。
对于理性和心灵，
胜过享受、自由和生命。

——布鲁诺的诗句



真正的哲学应当是一种“使人心灵振奋的有趣的旅行”。

——布鲁诺：《论原因、本原和太一》

时间会消除一切，给予一切；任何东西都在变，任何东西都没有消失；惟一不变的和惟一永恒并能永远保留下来的东西只有本身保持同一性的一。这种哲学使我精神振奋，思想开朗。因此，无论我等待的黑夜处于哪一个时刻，它都会变的；在黑夜中的我，等待的是白天，白天的我等待的是黑夜，无论在这里或那里，在近处或远处，在现在或将来，在立刻或更晚，永远都是如此。

——布鲁诺：《论原因、本原和太一》

不用去寻找从我们身上移开了的神性，如果我们了解它，它一直就在我们身上，而且在我们心中。

——布鲁诺：《论英雄气概》



GIORDANO BRUNO

序

序

乔尔达诺·诺拉诺·布鲁诺 (Giordano Nolano Bruno, 1548—1600),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哲学家、天文学家、数学家, 出生在南方那不勒斯附近的一个叫做诺拉的小城镇里。这个城镇的名字也是他的中间名字 (诺拉诺即: 诺拉人的意思), 他的父亲是职业军人。布鲁诺才华横溢, 精通古希腊、罗马、东方的史学、哲学、文学, 还通晓神学、辩证逻辑学、自然科学、记忆术和好几门欧洲语言。他一生写下的许多作品所涉及的领域也非常广泛: 从记忆术到宇宙, 从自然科学到哲学, 从宗教到人性, 从诗集到剧本无所不及。因此布鲁诺说: “我的专业曾经是并仍然是文科和所有各



门科学。”¹然而,关于本人的境遇,他说自己:身材矮小,一脸晦气,老受命运捉弄,是个少有财产的逃亡者,且不讨人喜欢,还易遭世间俗人之恨。这虽然是自嘲,却也在某种意义上道出了他坎坷不幸的短暂一生。

布鲁诺自小研习各门文科学,很早就开始研究辩证逻辑学。14岁时,他离开家乡去那不勒斯继续求学,在那里除了旁听公开的演讲外,还跟随私人导师专修逻辑学。三年后,布鲁诺加入了那不勒斯的多明我教团修道院,成了那里的见习修士。这时的布鲁诺,虽不满18岁,但已经在文科方面走过了漫长的旅程,已具有相当的研究功底了。1572年,布鲁诺作为教团的“正式学生”被派往多明我教会学堂专攻神学,24岁时获修士职位。

¹ Michele Ciliberto, Bruno. Roma-Bari: Editori Laterza. 第3页。



关于布鲁诺作出加入教会当修士的这一选择，有学者分析：因为当时的社会环境动荡，宗教战争血染大地，宗教迫害到处可见，加入教会可以使布鲁诺获得一个平静安稳，甚至自由的环境，来继续他的学习，发展他对哲学和其他文科学的探索。

然而，正因布鲁诺在当修士的同时继续他的研读，他曾几次被其他修士举报私下阅读被教会当局禁止的书籍，并揭发他对“三位一体”论（圣父、圣子、圣灵）表示怀疑的言行，并因此而被指控为具有“异端”和“邪教”倾向。终于，1576年，布鲁诺在外出期间被告知，有人在他的修道院寝室里发现了一些禁书而对他进行起诉。于是，回不了那不勒斯了，他便逃往罗马。在罗马过了不久，他又获悉了教廷对他的另一桩类似性质的起诉，罗马也待不住了，他就逃往热那亚，后来又利古里亚海边的另一个小城诺利待了四五个月。接下来的



一年里,布鲁诺仍然在逃亡中度过。1578年,布鲁诺终于被迫离开了意大利,来到了日内瓦。从此开始了他在欧洲各地的流亡生活,并先后在法国、英国、德国、布拉格等地旅居过。在流亡中,布鲁诺主要在欧洲各地的大学和宫廷里教授哲学、天文学等,也被授予各种学术头衔和教职,并受到各国国王和外交官的隆重接待,他的哲学与包括自然在内的理论也受到他们的高度重视与欣赏。与此同时,他仍然继续自己的哲学研究和著作。

作为一个哲学家,布鲁诺对自己的流放生活采取了傲然的态度,他的“每一块疆土都是哲学家的祖国”这一豪迈壮语,流传百世。然而,他对祖国的向往却时时不能自己。1582年,布鲁诺在巴黎完成了剧作《举烛人》,在其中题为“致永远尊贵的摩尔佳娜·B太太”(他家乡的一位亲友)的序里,他写道:



此刻，您是在天堂，而我却在他人诽谤嫉恨的折磨中受煎熬。于是我等不及您那让我耳目一新的仙露来拯救，便迫不及待地要用一些确凿的证据和这个奉献来向您证实：那些折磨将无法阻止我对您表示爱慕。这便是我为《举烛人》而作、拿来奉送给您的这杆蜡烛。[……]而在那个祖国，在您的住地，这烛光将使众人凝视我的灵魂，他们会看到：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因为不久人们就会看到，天将助我，让我宣告：“Surgametibo.”[我将站起来，我会回来。]¹

1591年，布鲁诺先后两次接到了一个叫做乔万尼·墨切尼高(Giaovanni Mocenigo)的威尼斯贵族的邀请，请他去威尼斯教授记忆术等，便于同年秋天应邀前往之，并在到达后住在后者的家中。次

¹ 乔尔达诺·布鲁诺，《举烛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3—5页。



年5月,乔万尼·墨切尼高向宗教裁判所揭发布鲁诺对“三位一体”论的种种怀疑言行,并提供了包括一些禁书和布鲁诺的手稿在内的各种证据。当年5月23日,布鲁诺遭逮捕,被关入威尼斯城堡的圣·多米尼哥监狱。在“确凿”的证据面前,为保护自己,布鲁诺承认了自己对神性(divinity)和三位一体论持有怀疑态度。次年2月,布鲁诺被引渡到罗马,关入那里的圣·乌非齐奥监狱。在先后共长达8年的审讯和各种折磨中,布鲁诺曾向圣·乌非齐奥的红衣主教圣修会做过几次妥协,表示愿意公开承认自己有过“异端”倾向的错误。但是,宗教裁判所得寸进尺,每一次都变本加厉地紧逼布鲁诺进一步公开承认他的“邪端”和“亵渎神性”的罪行。终于,布鲁诺在1599年12月21日断然宣告:自己不准备认罪悔过,也不知道自己应该对什么事情认罪悔过。于是,1600年年初的一天,在



红衣主教马德鲁曹 (Madruzzo) 家里, 当着圣·乌非齐奥的圣修会全体成员的面, 布鲁诺被宣读了宗教裁判所对他的判决: 火焚。

对火焚死刑的判决, 布鲁诺大义凛然地说道: 你们向我宣布判决, 比我听到宣判死刑更加恐惧。

1600 年 2 月 17 日, 清晨, 布鲁诺被带到了罗马市中心的鲜花广场。在广场上, 他被剥得赤身裸体, 然后被绑到一根高耸的柱子上。执刑的仪仗队向他显示耶稣受难的十字架像, 他轻蔑地将脸转开去。熊熊烈火在脚下燃烧起来, 布鲁诺被活活烧死, 他 52 岁坎坷不幸的一生就此化为灰烬, 飘扬飞散在鲜花广场的上空。

那么,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教会当局如此惧怕一个修士出身 (也就是说, 通晓神学的) 的哲学家呢? 究竟是布鲁诺的哪些言行导致了宗教裁判所对他施以如此残忍的极刑呢?



用极其笼统简单的概括也许可以这么说，布鲁诺以他的宇宙无限论和对真伪知识的辩证论述，对当时社会的两大精神统治权威（教会的神权和经院派学术权威）作出了挑战。

在宗教方面，布鲁诺所遭受的迫害，除了证明当时教会的堕落偏执与迫害狂以外，是由于布鲁诺的宇宙无限论，动摇了基督教的“地心说”（上帝创造世界说），使基督教的理论根基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在哥白尼的日心说基础上，布鲁诺更进一步，他坚信，宇宙是无限的，多元的，它处在永恒的变化之中；是布鲁诺对教会传统的“神性”和“三位一体”论的质疑，使基督教对人和上帝之间的关系、人和神性关系的定义受到了根本的质疑。1592年6月2日，布鲁诺在回答宗教裁判所的审讯时，公开阐述自己的哲学立场：